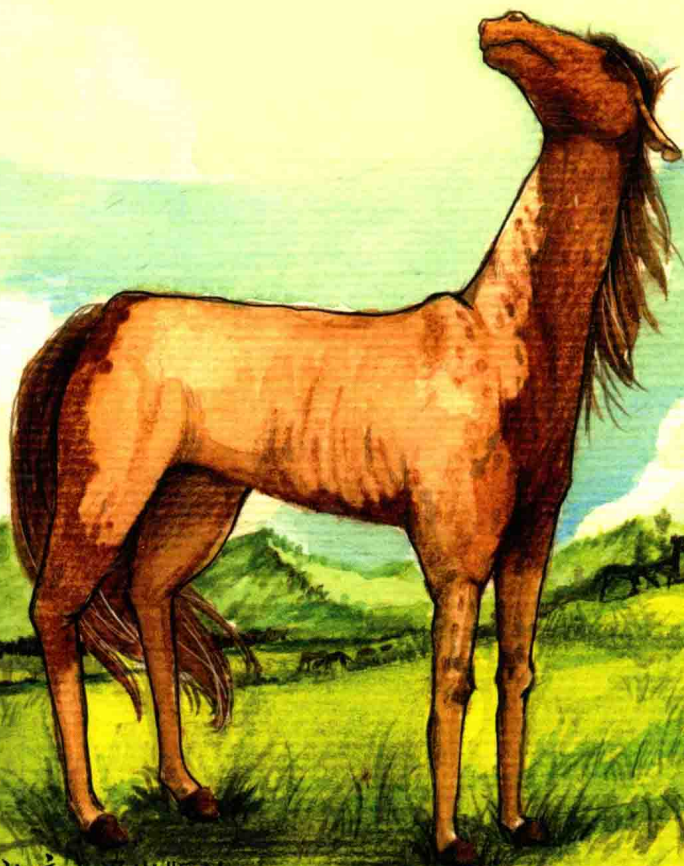


小故事
大作家讲的

一匹马的身世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草婴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作家
家
家
家

——马的身世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大作家讲的小故事

一匹马的身世

[俄] 列夫·托尔斯泰 ● 著
草婴 ●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匹马的身世/(俄)托尔斯泰(Tolstoy, L. N.)著;草婴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7

(大作家讲的小故事)

ISBN 978-7-301-21787-0

I. ①一… II. ①托…②草…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1111 号

书 名: 一匹马的身世

著作责任者: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草婴 译

点评文字撰稿: 王水芬

丛 书 策 划: 邹艳霞

责 任 编 辑: 于 娜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21787-0/I·2559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子 信 箱: zyl@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857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2.75 印张 150 千字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Contents

一匹马的身世	1
傻子伊凡的故事	23
雇工叶密良和空大鼓	73
穷人	85
瓦罐阿廖沙	91
孩子的力量	99
因果报应	105
袭击	117
童年	1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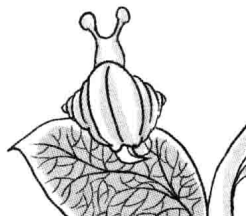




一匹马的身世

● 带着问题读一读，你会收获更多 ●

1. “它老，人家年轻；它瘦，人家丰满；它寂寞，人家快乐。因此，它完全与众不同，是外来的，是另一种生物，不值得怜悯。”马儿真的不值得怜悯吗？
2. 你认为花斑骗马一生的悲剧是什么造成的？为什么？



纪念M.A.斯塔霍维奇^①

第一章

天空越升越高，朝霞越扩散越宽广，不透明的银露越来越白，镰刀似的残月越来越暗，树林越来越喧闹，这时候人们一个接一个起身了。在老爷家的马厩里，马打响鼻的声音，马蹄踩在干草上的飒飒声，以及马挤在一起、不知为什么争吵的怒气冲冲的尖利嘶叫声也越来越频繁。

“嘿！别急！都饿慌了！”年老的牧马人打开格格响的厩门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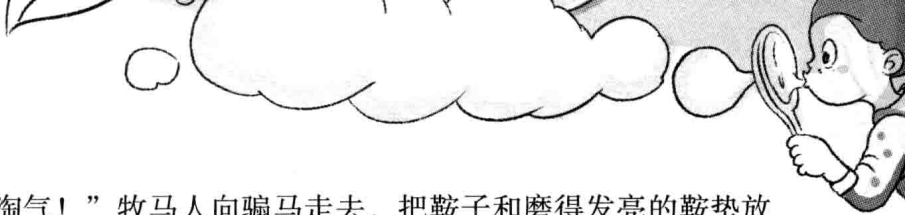
“往哪儿跑？”他向一匹正要冲出门来的小牝马挥挥手，大喝一声。

牧马人聂斯捷尔身穿哥萨克上衣，拦腰束着有金属饰物的皮带，肩上圈着一条皮鞭，腰带上扣着一包用手巾裹着的面包。他手里拿着鞍子和笼头。

那些马对牧马人的嘲弄腔调既不害怕也不生气，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从容不迫地走出门去。只有一匹鬃毛很长的深褐色老牝马贴住一只耳朵，迅速地转过身去。站在它后面的一匹小牝马对周围发生的事本来漠不关心，这当儿却尖利地叫了一声，往最贴近的那匹马身上踢了一脚。

“嘿！”牧马人更响更严厉地叫起来，向院子一角走去。马圈里的马（大约有一百匹）中有一匹花斑骟马显得最安静，它站在遮檐下的角落里，眯缝着眼睛，舔着棚舍的栎木柱子。不知道这花斑骟马舔出了什么滋味，只见它现出一本正经和若有所思的样子。

^① 这篇小说的情节是《夜牧》和《骑手》的作者M.A.斯塔霍维奇让给我的。——列夫·托尔斯泰



“真淘气！”牧马人向骗马走去，把鞍子和磨得发亮的鞍垫放在旁边的粪堆上，用同样的口气对它说。

花斑骗马不再舔柱子，一动不动地对聂斯捷尔望了好一阵。它不笑，不生气，也不皱眉，只是收缩整个肚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转过身去。牧马人搂住它的脖子，给它戴上笼头。

“你叹什么气啊？”聂斯捷尔说。

骗马摇摇尾巴，仿佛说：“噢，没什么，聂斯捷尔。”聂斯捷尔把鞍垫和鞍子放到它背上，这时它贴住双耳，也许是在表示不满，但它却因此被骂为贱货，肚带也被勒紧了。这时骗马把肚子鼓起来，但它的嘴里被塞进一个手指，肚子也被膝盖撞了一记，只好把气吐出来。虽然如此，当人勒紧它的肚带时，它又贴住耳朵，甚至回头瞪了一眼。它明明知道这是无济于事的，但还是认为有必要表示一下。它每次总要这样表示一下。当它被套上鞍子时，它就伸出那条浮肿的右腿，嚼起马嚼子来。这也许是出于一种特殊的想法，因为它总该知道，马嚼子是没有什么的。

聂斯捷尔踩着短镫爬到骗马背上，解开那圈皮鞭，从膝盖下拉出哥萨克上衣的下摆，以马车夫、猎人和牧马人那种特有的姿势骑到马鞍上，拉了拉缰绳。骗马抬起头，表示已准备好到任何地方去，但仍站在原地不动。它知道，聂斯捷尔出发以前骑在它背上，还要对另一个牧马人华西卡和那些马叫嚷一番，吩咐些什么。果然，聂斯捷尔嚷了起来：“华西卡！喂，华西卡！你把母马都放出去了吗？往哪儿跑，鬼东西！嘿！你睡着了。把门打开，让母马先出去。”等等。

大门格格地响起来。华西卡怒气冲冲，睡眼蒙眬，抓住一匹马的缰绳，站在门框旁边，把马群放出去。马一匹又一匹小心翼翼地一面踩着干草，一面嗅着干草走出去，其中有幼小的牝马、周岁的



大作家讲的小故事

马驹、乳驹和挺着大肚子慢吞吞单独走出门去的笨重的母马。小牝马有时三三两两地挤在一起，把头搁在别的马背上，急急忙忙地跑出门去，因此每次总要挨牧马人的叱骂。乳驹有时冲到陌生的母马脚下，响亮地嘶鸣着，来回答母马短促的呼喊。

一匹淘气的小牝马刚跑出大门，就把头低下来歪到一边，翘起屁股，尖叫一声，但毕竟不敢跑到有花斑的灰色老马茹尔德巴前面去。茹尔德巴迈着缓慢而沉重的步子，左右摆动着肚子，照例庄重地走在群马的前头。

几分钟工夫，本来那么热闹地挤满了马的马圈已经空了，显得冷冷清清，空棚舍凄凉地剩下一根根柱子，还有被践踏得乱七八糟的混合着马粪的干草。花斑骗马尽管看惯了这种空空荡荡的景象，但恐怕还是会感到伤心的。它慢悠悠地把头抬起又低下，好像鞠躬一样，尽马肚带所能容许的程度长叹一声，跛着弯曲而僵硬的腿，瘦骨嶙峋的背上驮着上了年纪的聂斯捷尔，一步一步地跟着马群走出去。

“我知道他一到大路上就要打火，抽他那根有小链子的镶铜木头烟管了，”骗马想，“我喜欢他抽烟，因为在露珠滚滚的清晨，我闻到那种烟味觉得怪舒服，它使我想到许多快乐的往事。可恨的是老头儿嘴里一咬烟管，总是忘乎所以，神气活现，侧起身子歪坐在我身上，不知道我这一边正痛得要命。唉，别提啦，人家享乐我吃苦，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我甚至觉得这里面还有一种做马的乐趣呢。让他去抖威风吧，这可怜的人。其实他也只有在没人看见、独个儿的时候才敢这样神气活现，就让他侧着身子坐吧。”骗马一面思索，一面小心地迈着弯曲的腿，在大路中间走着。

第二章

聂斯捷尔把马群赶到河边放牧。他跳下马，卸去鞍子。草地上露珠滚滚，迷雾从草地上和围绕着草地的小河上慢慢升起，马群就在这片还没被践踏过的草地上慢慢散开来。

聂斯捷尔给花斑骗马卸去笼头，在它脖子下面搔搔痒。骗马闭上眼睛表示感谢和满意。“它可喜欢啦，老东西！”聂斯捷尔说。其实骗马一点也不喜欢这种搔法，它只是出于礼貌才假装高兴，还摇头晃脑表示满意。但聂斯捷尔也许认为，过分的亲昵会使骗马觉得他虚伪，竟无缘无故、出其不意地猛然推了一下骗马的头，挥动马笼头，拿他的扣带狠狠地抽了一下骗马的瘦腿，然后一言不发，往小丘上他通常坐着休息的那个树桩走去。

这个行动虽然使花斑骗马很伤心，但它不动声色，慢悠悠地摇动脱毛的尾巴，嗅着什么，随便嚼着草解闷，往河边走去。它毫不理会周围那些小牝马、周岁的马驹和乳驹在早晨的旷野里欢腾奔跃。它知道先空腹饮足水，然后进食，是很卫生的，特别像它这样的年纪，因此它就选择一处坡度不大的空旷的河岸，踩湿蹄子和距毛，把嘴伸到水里，用破裂的嘴唇吸着水，鼓动膨胀的两肋，得意地摆动毛很稀疏、露出尾根的有花斑的尾巴。

那匹褐色的小牝马是个淘气鬼，它总是逗弄老骗马，做出许多使它很不愉快的事。这时，它涉水向老骗马走去，装出有什么事要到那里去的样子，故意把老骗马面前的水搅浑。但花斑骗马已经喝够了水，仿佛没注意褐色小牝马的捣鬼，镇静地把陷在泥里的脚一只只拔出来，抖了抖脑袋，就避开小马到一旁吃草去了。它用各种姿势伸开四脚，不随便多践踏一根草，几乎腰也不伸一伸，一连吃了三个小时。它吃饱了，肚子垂下来，好像瘦骨嶙峋的两肋上挂着一个大口袋。它站着，用四条病腿均匀地支撑着整个身子来尽量减少疼痛，特

别是减轻那条最软弱的右前腿的负担。它就这样睡着了。

老年有各种各样：有的老年显得庄重，有的老年使人讨厌，有的老年过得悲惨。有的老年虽然庄重却使人讨厌，而花斑骗马现在过的就是这样一种老年。

这匹骗马身材高大，至少有一米五，毛色原来是黑花斑的，但如今黑斑已变成深褐色。它全身的花斑有三处：一处头部，从弯曲的秃顶，经过鼻子旁边，直到脖子的当中。粘满牛蒡的长鬃毛，有的地方是白的，有的地方呈浅棕色。另一处花斑沿着右肋直到腹部当中。再有一处花斑在臀部，包括上半截尾巴和大腿的一半。剩下的那部分尾巴是灰白的，夹杂着花斑。瘦骨嶙峋的大脑袋在瘦得椎骨突出、像木头一般的脖子上沉重地低垂着，两只眼睛上面都有深窝，一度破裂过的嘴唇也挂了下来。从挂下来的嘴唇里可以看到咬伤过的黑漆漆的舌头和磨损得残缺不全的黄色下齿。两只耳朵——其中一只割破了——低垂在两侧，只偶尔懒洋洋地扇动一下，驱逐纠缠不清的马蝇。一绺长长的鬃毛从额上挂到一只耳朵后面，光秃秃的前额凹陷下去并且显得粗糙，宽大的下颚上的皮像口袋似的垂下来。脖子上和头上的筋脉纵横交错，疙疙瘩瘩，马蝇一停在上面就抖动起来。脸上露出忍耐、深思而痛苦的神情。两条前腿在膝盖处弯得像弓，两只前蹄上都有疣块，在那条一半有花斑的腿上，靠近膝盖处有一个拳头大的肉瘤。两条后腿比较干净，但也有擦伤的疤，上面早已不长毛了。四条腿很长，同瘦骨嶙峋的身躯不相称。肋骨一根根十分清楚地突出，仿佛皮就干巴巴地紧绷在肋骨之间的凹陷处。耆甲和脊背上布满老伤疤，后面还有一个疮正在溃烂。黑色的尾根清楚地露出椎骨，翘得长长的，上面的毛几乎脱光了。褐色的臀部上，靠近尾巴的地方，有一块巴掌大的生有白毛的伤痕，大概是咬伤的；另外有一处刀伤，在肩胛骨上。由于经常



腹泻，后腿的膝盖和尾巴弄得很脏。全身的毛虽短，却是直竖的。这匹老马纵然使人讨厌，但只要对它瞧上一眼，你就会情不自禁地深思起来。而行家呢，马上就会说，当年它可是一匹出色的好马啊。

行家甚至会说，全俄国只有这一个品种有这么粗的骨骼，这么大的股骨，这么粗壮的蹄子，这么细长的腿，这么漂亮的脖子，最重要的是这样的头骨，眼睛又大又黑又亮，还有头和脖子周围有这种纯种的脉络，以及这样细软的皮毛。是的，从这匹马的形象上，从各种特征令人吃惊地集中在一起——又是令人讨厌的老朽的样子，又是花纹斑驳的皮毛，又是自命不凡的姿态和表情，又是以原有的美和力而自豪的神气——这一点上，确实显出一种不同凡响的神态。

它是一架有生命的骨头架子，孤零零地兀立在露珠滚滚的草地中央，而离它不远，却传来了走散的马群的蹄声、响鼻声，和年轻马匹的嘶鸣和尖叫。

第三章

太阳升到树林上空，照得草地和蜿蜒的河流闪闪发亮。露水渐渐干了，只剩下一颗颗水珠。在沼泽地附近，在树林上空，早晨残留的薄雾像轻烟一般扩散开来。几朵乌云翻卷着，但地面上还没有风。河对岸绿油油的黑麦已经抽穗，一根根像鬃毛似的竖立着。空中弥漫着草木的芳香。布谷鸟嘶哑的咕咕声从树林那边传来。聂斯捷尔仰天躺在草地上，计算着他还有多少年可以活。百灵鸟飞上了黑麦田和草地的上空。一只晚来的野兔落到马群中间，它跳在空地上，蹲在一丛灌木旁边侧耳倾听。华西卡把头钻到草丛里打盹，那些小牝马都绕过他，在低地上走得更散了。老牝马打着响鼻，在

露水上留下一道分明的蹄印，一直在找寻谁也不来打扰的地方，它已经不再进食，只偶尔嚼嚼美味的嫩草。整个马群悄悄地朝一个方向移动。又是那匹上了年纪的茹尔德巴威严地领头，表示它还能走得更远些。第一次下驹的年轻黑马“苍蝇”不停地嘶鸣着，翘起尾巴，对那匹在它周围抖动膝盖、摇摇晃晃地学步的淡紫色乳驹打着响鼻。深栗色的没有伴侣的“燕子”，皮毛像缎子一样光滑发亮，它垂下头，于是黑丝带般的鬃毛便遮住了它的前额和眼睛。它玩弄着青草——把草咬断，吐掉，又用被露水浸湿的毛茸茸的蹄子践踏着。一匹较大的乳驹大概想出了什么把戏，翘起又短又曲像军帽上的羽饰一般的尾巴，在它母亲周围一连兜了二十六个圈子。做母亲的早已摸透这孩子的脾气，若无其事地啃着草，只偶尔用一只黑色的大眼睛瞟它一眼。最小的一匹乳驹，黑毛，大头，额鬃异样地竖在两耳之间，小尾巴还像在母腹里那样蜷曲着。它竖起耳朵，睁着迷惘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站着凝视那匹忽而奔驰忽而后退的乳驹，不知道是羡慕它呢还是谴责它这种怪样儿。有的乳驹用鼻子顶着乳房吸奶；有的不知什么缘故，不管母亲的呼唤，用笨拙的小步朝相反的方向跑去，仿佛在找寻什么，接着又莫名其妙地站住，没命地尖声嘶叫；有的并排着侧卧在草地上；有的在学吃草；有的用后脚在耳朵后面搔痒。两匹怀驹的牝马单独走着，一面慢吞吞地迈着步，一面继续吃草。显然，它们的特殊状态是受尊重的，没有一匹年轻的马敢走过去打扰它们。要是有什么捣蛋鬼想走到它们旁边去，只要动一动耳朵和尾巴，就足以表明它们的行为是不体面的。

周岁的小牝马，都装出老成持重的样子，很少跳跳蹦蹦，很少同快乐的伙伴们待在一起。它们弯着剪过毛像天鹅般的脖子，一本正经地吃着草，还摇摇扫帚式的短尾巴，表示它们也有尾巴了。有的马驹也像大马一样躺着，打着滚，相互搔着痒。最快乐的是那



群两三岁的马驹和没有伴侣的牝马。它们几乎总是走在一起，像一群快乐的姑娘一样。从它们那里传来蹄声、尖叫声、嘶鸣声和蹴踢声。它们聚集在一起，相互把头搁在对方的肩上，相互嗅着，跳跳蹦蹦，有时打一下响鼻，尾巴翘得像烟囱，神气活现、卖弄风骚地在同伴面前跑过，又像小跑，又像奔跃。在所有这些小马中间，淘气的褐色小牝马是头号美女和捣蛋鬼。它带头玩弄什么花样，大家就跟着它做；它往哪儿走，整群美女就跟着它往哪儿走。这天早晨，淘气鬼兴致特别好。快乐的情绪支配着它，就像支配着人一样。还在饮水的地方，它就作弄花斑老骟马，在水里跑了一阵，装出受惊的样子，打了个响鼻，飞快地向田野驰去，弄得华西卡只好骑着马去追它和跟它一起跑的那些马。随后，它稍微吃了一点草，躺下来，然后又去逗弄老牝马，一直跑到它们前头，然后又把一匹乳驹从母马身旁冲开，追上去好像要咬它。母马大吃一惊，停止吃草，那乳驹凄惨地叫起来，但淘气鬼并不去碰它，只是吓唬吓唬它，让趣味相投的伙伴们看把戏。河对岸有个庄稼汉驾着一匹杂色马在犁黑麦地，淘气鬼竟想去勾引它。它站住了，骄傲地斜昂起头，浑身扭动一下，用一种甜蜜、温柔而拖长的声音嘶鸣起来。这嘶鸣声带着淘气、热情和忧郁的调子，其中流露出愿望，也流露出对爱情的许诺和追求爱情的苦闷。

瞧吧，一只长脚秧鸡在稠密的芦苇丛里跑来跑去，热情地召唤女友；听吧，布谷鸟和鹌鹑在歌唱爱情，花儿在风中相互传送芬芳的花粉。

“我又年轻，又漂亮，又强壮，”淘气的小牝马这样嘶鸣着，“但到如今我还没尝过爱情的甜蜜，不但没尝过，连情人都还没有一个，还没有一个情人看中我。”

这种情意深长的嘶鸣声充满青春的烦恼和活力，在低地和田

野上回荡，也远远地传到杂色马的耳朵里。它竖起耳朵，站住了。庄稼汉用草鞋踢它，可是杂色马被远方银铃般的嘶鸣声迷住，也不禁嘶鸣起来。庄稼汉大为恼火，拉了拉缰绳，用草鞋使劲踢它的肚子，踢得它来不及嘶鸣完又继续走路。杂色马感到又甜蜜又悲伤，它那刚开始的热情洋溢的嘶鸣声和庄稼汉怒气冲冲的声音又从远处麦地那边久久地往马群这边飘来。

杂色马听到这嘶鸣声就神魂颠倒，把自己的职责都忘记了，要是它看到淘气鬼的俏模样儿，看到它怎样竖起耳朵，张大鼻孔，吸着空气，往哪儿冲去，并且扭动年轻美丽的身体，呼唤着它，那杂色马真不知道又会怎样呢！

但淘气鬼没有沉浸在心事里。杂色马的声音一停止，淘气鬼就又嘲弄地嘶鸣起来，低下头，用脚刨着地面，然后走去弄醒花斑骗马，逗弄它。花斑骗马一向是这快活的小牝马的受害者和取笑对象。它吃这小牝马的苦，比吃人的苦还多。但对马也好，对人也好，它从来都没有做过坏事。人们需要它，可是这些年轻的牝马究竟为什么要折磨它呢？

第四章

它老，人家年轻；它瘦，人家丰满；它寂寞，人家快乐。因此，它完全与众不同，是外来的，是另一种生物，不值得怜悯。马儿只怜惜自己，偶尔也怜惜别的处境相似的马。花斑骗马又老又瘦又难看，但这总不是它的罪过吧……看来不是。但照马的道理来说，它是有罪的，唯有那些年轻力壮和幸福的马，那些前程远大的马，那些身上每块肌肉都会无缘无故跳动，尾巴翘得像柱子那么高的马才是一贯正确的。这一层道理，花斑骗马自己说不定也是懂的。在心平气和的时候，它也承认它是有罪的，因为它已经把一生



过完了，它得为所享受的生命付出代价。但它毕竟是一匹马，眼看着年轻的马因为它进入老年——它们总有一天也会老的——而欺负它，它总克制不住委屈、悲伤和愤懑的情绪。这些马的冷酷无情也是出于一种贵族的感情。每一匹马的父系或母系都有显赫的斯密坦卡良种的血统，可是花斑骗马出身不明——花斑骗马是个外来客，是三年前用八十纸卢布从集市上买来的。

褐色的小牝马装作散步，一直走到花斑骗马跟前，把它撞了一下。老骗马知道是怎么回事，没有睁开眼睛，贴着耳朵，龇龇牙。小牝马转过身来，装出要踢它的样子。老骗马睁开眼睛，退到一边，它已经不想睡了，就吃起草来。淘气鬼在几个朋友的陪同下又走到骗马跟前。两岁的白额小牝马很愚蠢，它一举一动都模仿褐色的小牝马，这时也跟了过来，并且像一般模仿者那样总是添油加醋，做得过火。褐色小牝马通常总是装作若无其事地走过去，从骗马面前经过，连瞧都不瞧它一眼，因此骗马实在摸不透该不该生它的气。这情景确实可笑。这会儿褐色小牝马也是如此，可是那白额马跟着它走过去，特别趾高气扬，竟然用胸部去撞骗马。骗马龇牙咧嘴，尖叫一声，以意料不到的麻利劲儿向它扑去，在它的大腿上咬了一口。白额马就往老骗马皮包骨头的肋上狠狠地杵了个趔子。老骗马气得呼呼直喘气，还想再扑过去，但接着改变了主意，只长叹一声，退到一旁。显然，所有年轻的马都把花斑骗马对白额马的无礼看做是对自己的侮辱，当天都坚决不让它再吃草，一分钟也不给它安宁，使牧马人不得不几次三番叫它们安静，他也弄不懂它们之间究竟出了什么事。骗马气坏了，当聂斯捷尔准备把马群赶回家去时，它主动走到老头儿跟前。等到聂斯捷尔给它备好鞍，骑到它身上时，它才觉得好过些，心里也比较平静了。

当老骗马背上驮着老牧马人的时候，天知道它在想些什么。它

是伤心地想到纠缠不清的冷酷青年呢，还是带着老头儿所特有的轻蔑而沉默的傲气，宽恕了这些侮辱者，不过一直到家它都没有流露它的想法。

这天傍晚，聂斯捷尔家来了几个乡亲。当他赶着马群经过下房时，发现他家大门口停着一辆马车。他赶着马群，匆忙得连鞍子也没卸，就把骗马赶到院子里，喊华西卡，要他把马鞍卸掉，自己却锁上大门，进屋里找乡亲去了。不知是由于这匹从马市上买来、出身不明的“浑身生疮的贱货”侮辱了斯密坦卡的曾孙女白额小牝马，因此亵渎了整个马群的贵族感情呢，还是由于骗马背着一副高高的鞍子而没有人骑，使群马觉得这景象实在荒诞离奇，总之，这天夜里马圈里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故。所有的马，不论年轻的还是年老的，都龇牙咧嘴，在院子里狂跑，追逐骗马，蹄子嘚嘚响着不断踢它那瘦骨嶙峋的两肋，踢得它哼个不停。骗马再也受不住，再也避不开对它的攻击，它站在院子中央，脸上流露出那种老朽所特有的令人讨厌的怯懦的愤怒和绝望，它贴住耳朵，突然做了一个意外的动作，使所有的马一下子都安静了。那匹最老的牝马维雅卓普里哈走过去，嗅了嗅骗马，叹了一口气，骗马也叹了一口气。

第五章

在月光融融的院子中央站着又高又瘦的骗马，马背上套着鞍鞅顶端突出的高高的鞍子。群马一动不动，默默地站在它的周围，仿佛从它那儿知道了什么不平凡的事。真的，它们从它那儿知道了一件新奇的事。

下面就是它们从它那儿知道的事。

.....